

杜月笙 全传



上海滩教父

白希 编著

下册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杜月笙是前无古人的旧中国教父，被蒋介石吹捧为「仁侠好义」、「济众博施」……本书是迄今为止最全面、最系统、最客观地将杜月笙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来描述的人物传记。

杜月笙全传

下 册

白 希 编 著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责任编辑：郭光

装帧设计：杨群 李栋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杜月笙全传/白希编著. —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1996.5

ISBN 7-5078-1369-X

I. 杜… II. 白… III. 杜月笙-传记 IV. K828.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6）第07700号

杜月笙全传

白希 编著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复兴门广播电影电视部内 邮编：100866)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经伟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24 印张 500 千字 插图 8

1996 年 5 月第 1 版 199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01—50000

ISBN 7-5078-1369-X/K·67

定价：38.00 元（软精装·上下册）

第十章 无所不在

- 一、女人接连吃亏
- 二、情侣自投匪窟
- 三、被银行家搞大了肚子
- 四、涉足金融界
- 五、强行染指实业

一、女人接连吃亏

此后的几年里，杜月笙的地位一直有所上升，成为辉耀全国的明星人物。求他办事的人越来越多，从跑街拉车的，到开店掌柜的；从腰缠万贯的富翁到达官贵人，各个阶层，各个行当的人都愿与杜先生合作，都愿求杜先生办事。

无论是往前还是往后，我们都可以找到这样的例子。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暂且把年代的顺序打乱。

1934年仲秋的一个风雨交加的深夜，黄浦江和长江交汇处的吴淞口笼罩在浓厚的黑幕之中。突然，一艘小火轮闪着鬼火般的檣灯，从黄浦江驶入吴淞口外宽阔的长江江面。这里大风呼啸，波浪滚滚。

当小火轮上下颠簸、左右摇晃地驶到远离岸线的江心时，船舱中钻出几个凶神恶煞般的大汉，他们朝江面望了一番后，又从船舱里拖出一个身上五花大绑，嘴里塞着毛巾的女人，一个大汉骂了一句：“臭婊子，看你还闹，今天让你尝尝‘栽荷花’的味道。”

说完，几个大汉一齐动手，把那女人高高举起，扑通一声扔进了长江，那女人披头散发的脑袋在波浪中浮现片刻后，便被汹涌的江水吞没了。

第十章 无所不在

“可惜，一个小美人就这么没了。”

几个人趴在船弦上看了一会儿，只有波浪在星光下闪着暗光。

这个被扔进长江的女人，是身怀六甲的上海滩维也纳舞女张小姐，她是宋子文二弟宋子良的情妇，她腹中的胎儿，就是宋子良的孽种。堂堂的二国舅钟情的女人和他的骨肉怎么会遭到如此毒手？

此事还要从头说起。

当年宋子良在上海滩，其名声虽然比不上他哥哥和三位姐姐，但毕竟是皇亲国戚，豪门阔少，也算得上是个炙手可热的人物。这个风流倜傥的公子有一次上维也纳舞厅跳舞时，被该舞厅舞女张小姐的美貌所倾倒，那妙龄女郎容貌秀美，姿色艳丽，使宋子良一见钟情，神魂颠倒。从此，他频频地约张小姐跳舞、看戏、吃饭，为张小姐购买衣服、首饰，不久，又在一家豪华旅社包了一间客房，作为与张小姐的幽会之所。

几个月后，正当宋子良把张小姐玩腻了而在外面另觅新欢时，有一天张小姐突然告诉宋子良她怀孕了。

宋子良本想把张小姐玩弄一番后丢几个钱把她打发走，听到张小姐怀孕的事大吃一惊，他拿出了几千元钱，要张小姐去打胎，从此两人一刀两断。但张小姐不肯善罢甘休，提出要10万元，作为她母子俩今后的生活费。

宋子良玩一个舞女岂肯付出如此巨款！但张小姐的态度却越来越硬，并扬言如不答应她提出的条件，就要将她与宋子良秘密姘居并怀孕的事情捅到报纸上去。

如果此事真的捅到报纸上去，无疑是宋家的一大丑闻曝光。宋子良见事情不妙，便跑到杜公馆，请杜月笙帮忙。

杜月笙同宋家素有来往，他听宋子良说完事情的经过后，一口答应此事由他出面解决，并说保证做到干净利落，不留后患。

几天后，杜月笙派手下的人找到张小姐，说请他到中汇银行去一次，自有好处。天真的张小姐还以为宋子良答应了她的条件，让她到银行去取钱，便兴冲冲地来到法租界老北门大街上的中汇银行。

到了银行，一个衣冠楚楚的人迎了上来。

“请问，你是张小姐吗？”

“是的。”

“请跟我来。我们经理要和你谈一笔款子。”

张小姐被引进一间密室。她刚进去，门立刻被关上了。四条大汉扑上来，第一拳就把她砸昏了过去。然后，他们绑住她的手脚，在她的嘴里塞上了毛巾，把她装进了麻袋。

天黑后，他们把她抬上了小火轮，驶出吴淞口外扔进了长江。

这四条大汉是杜月笙的保镖。

杜月笙就这样心狠手辣地以两条人命的代价，为宋子良“干净利落，不留后患”地解决了一桩风流案。

两年后，法捕房副总监饶伯泽在处理刺杀大世界经理唐嘉鹏案件时，意外地发现了张小姐遇害的一些线索，经过他亲自侦查，终于掌握了全部详情。但此案涉及国民党政府显要人物宋子文、宋美龄的弟弟，更主要的还涉及到无处不在的“教父”杜月笙，饶伯泽不敢擅自行动，打电话请示法国政府。法国政府当局也不想为一个舞女与国民党政府搞僵关系，故迟迟不予答复。

不久，抗日战争与欧洲大战先后爆发，此事不了了之。

第十章 无所不在

当然，身为“教父”的杜月笙并非对谁都是这么慷慨，对于有些人求他办事，那是要履行一些手续的。

陈小二为郊区人，父母只有他这一子。早先，父母把他送进一家粮行当学徒，这小子为人机灵，倒也干得不错。不久，他发现开汽车容易赚钱，就设法跟一位师傅学习开汽车。

10岁那年，陈小二用开汽车赚的钱开了一家杂货铺，十几年后，终于成为有了几十万资产的大老板。

此时，父母依然住在郊区，房屋已经破烂，且陈小二自己也想光宗耀祖，便回乡，要在旧日的地基上建一华宅。

谁知这一计划遭到了家左面的一个财主的反对。这位财主家有四个儿子两个女儿，四个儿子个个身手矫健，两个女儿人生得美艳。平日里，这四个儿子横行乡里时，无人敢碰。他们早就盯着陈家的宅基地了，因陈老夫妇均已风烛残年，只有一个儿子在城里当老板，估计也不会回来了，遂耐心等待。谁知这小子竟然又要重新建房。

于是，在陈家施工时，财主就派人前来捣乱，打斗，弄得无人敢来干活。

陈小二在上海滩上混了20多年，这阵势也见过，倒也不在乎。拎着一张状子就来到了法院。谁知法官与财主的儿子是铁哥们，判决书一下，不但不准建房，而且需赔偿损失1万余元。

陈小二没法，回家对父母说：“这事只好去找杜先生了。”

通过一个朋友帮忙，陈小二结识了杜月笙的管家万墨林。他送给万墨林两根“小黄鱼”，说：“麻烦万管家引见，我要拜杜先生为恩师。”接着，他把事情对万墨林说了一遍。

“小意思，你等着吧！”

几天后，万墨林通知陈小二，“把门生帖子带上，杜先生要

见你。”

陈小二立刻带上门生帖子来到杜公馆。当时，杜月笙正躺在烟榻上吞云吐雾，郁咏馥在一旁侍候着。

来到烟榻前，万墨林说：“陈小二前来拜见杜先生。”

陈小二正要跪下，杜月笙不耐烦地摆摆手说：“免了吧。帖子留在这。你的事墨林跟我说过了。你去找章广大律师，他会告诉你该怎么办的。”

陈小二很快找到章广大律师，说明了来意。章广大律师说：“先给5万。”他伸出一只手摇了摇。

此时，陈小二只好咬咬牙。章广大律师说：“这5万块，得给杜先生2万，万墨林1万，剩下的2万块我还要打点法院，我赚不了多少钱。”

出来后，万墨林对陈小二说：“这官司你赢定了。你不如再送几万块钱给顾嘉棠，让他出面把那四兄弟收拾掉。”

“对，一不做，二不休，我豁出去了。我要把那四兄弟的腿全部治断，把他家的两个女儿搞来做小老婆。”

“行，你再给5万，保你满意。”

陈小二花了十几万块钱。

结果，财主家的四个儿子全部被治残了，他们腿上的筋全部被人用刀挑断，整日只能坐在那儿。而财主的两个如花似玉的女儿，一个16，一个14，在同一个晚上被陈小二从两个闺房集中到一个闺房。

在围观人群的复杂的眼光中，老财主一命归西而去。

当然，杜月笙的“教父”地位还表现在另一种强劲与“潇洒”中。

戴戟在上海警备区当司令时，有一次他手下的特务把吗啡

大王陈坤元扣捕在英租界新新公司楼上，准备不通过英租界巡捕房把陈秘密押回司令部。此事被一个认识陈的妓女看见了，立刻打电话向杜报告。

杜月笙马上叫顾嘉棠带了八个携枪的打手，闯进房间，硬从特务手中把陈抢走。

这就是杜月笙，民国年间最令人瞩目的“教父”。

二、情侣自投匪窟

1928年中秋节的前几天，法商电车公司司机吴同根开车正收班回厂。空车行驶到霞飞路萨坡赛路口时，五个喝醉酒的法国水兵，突然站在街心阻拦电车，吴同根急忙刹车，这群水手强行攀车。

时值深夜，按照规章，公司禁止任何人搭乘收班车。

吴同根此时忙向法国水手说明情况，可他们借酒装疯硬要搭车。吴同根心急如焚，再次向水手解释，谁知法国水手蛮不讲理，其中一人从腰间拔出刀子，对准吴同根挥刀猛刺，只听吴一声惨叫，立即抱头倒地，凶残的水兵接连又刺了两刀，第一刀刺在头部，后两刀刺入心脏，吴同根当即气绝身亡。

就在吴同根被法国水兵杀害的第二天晚上，有位小姐来找杜月笙，看门人见是陌生人，当然拒之门外，但这位小姐死缠

着看门的苦苦哀求，说不见杜先生决不离去。

杜月笙听了禀报，心想：这位小姐必有要事，即亲自接见。

落了座，这位小姐自报家门，芳名叫樊菊丽，杜月笙听说其父乃是长江轮船公司买办，即问她有何事相求，樊菊丽忙将昨夜吴同根被杀一事介绍一番，然后请杜月笙和法租界交涉惩办凶手。

杜月笙开始并不愿多管闲事，叫她去找巡捕房。可是樊小姐反唇相讥道：“我原以为杜先生是位很讲义气的人，愿意帮助无辜冤死的穷工友，没想到你并不像人们传说的那样仗义，早知如此我就不来求你大名鼎鼎的杜先生了。好！算我看错了人，我回去告诉吴同根的寡妇和几个没成年的孤儿，杜先生没有胆量和法国人讲斤头。”说罢，樊菊丽转身就走。

杜月笙听了樊小姐讥讽之词，好似一团烈火烧得他脸上辣乎乎的，马上站起身来说了一声：“慢！”

樊菊丽立刻止住脚步，回头微微一笑：“杜先生，你要是觉得去找法国人不方便的话，我决定去找法国领事办交涉，提出抗议。”

“你一个小姑娘家去有何用？”

“别看不起我是一个弱女子，我不但会讲英语，还精通法语，有理走遍天下，我们中国人不是好欺侮的。”

“樊小姐有骨气，好！你精通法语，那太好了，这是我的名片，你明天来找我，我们一起去和法国人打这场官司。”

三天后，樊菊丽陪同杜月笙乘着自备汽车来到法领事馆。

法国驻沪领事范尔迪见到杜月笙驾到，虽然感到来者不善，也不得不见。当见到裙袂飘逸，妩媚窈窕的樊菊丽时，即和身边的副领事说：“杜月笙真乃风流人物，整天离不开年轻的女性。

来拜访我也把漂亮的小姐带在身边，寸步不离。”

说着，两人放声大笑。

杜月笙听不懂法语，见他们大笑，也就陪着笑起来。

这时，樊菊丽开口了：“总领事先生，我感到你笑得太轻率了。我不但是吴同根血案的谈判代表，也是杜先生的翻译人员。据我所知法国有对妇女特别尊重的传统，你说对吗？”

听了樊小姐这番外交辞令，范尔迪忙收住笑容，连声道歉。他万没想到眼前的妙龄女郎，法语竟然说得如此流利，这不得不使范尔迪对这位中国小姐另眼相看。

“杜先生，你说法国水手打死电车工人，有何证据？”

“有！人证物证俱全！”说着，杜月笙递上一份详细的血案调查报告，并附有中、法文的书面证人证词。看了法文材料，使本来想推卸责任的领事先生在证据面前无法抵赖。

这些材料都是杜月笙派人调查的，而译成法文皆出自樊小姐之手。

“这事就由我和你们政府解决吧！你杜先生不必过问了。”

“我是中国人，中国人的事我当然也能管，何况我还是法租界的华董，我有权代表法租界的市民来过问此事。”

当樊小姐翻译了这些义正辞严的法语后，又递上了10多份要求惩办凶手和抚恤家属的上海各种报刊。

范尔迪面对着一张张“收回租界！”“血债要用血来还！”等措辞激烈的大字标题华文报纸，只得有气无力地说：“杜先生，你看此事如何处理呢？”

杜月笙立刻提出三点要求：“第一向中国人正式道歉；第二惩办凶手；第三给死者家属发优厚的抚恤金。”范尔迪经过沉思，避重就轻地说：“第三条就付1000元吧！”

“总领事先生，你用词又错了！不是‘付’而是赔偿 1000 元。”

经樊菊丽的纠正，范尔迪无可奈何地自我解嘲说：“对！是赔 1000 元，嘿嘿！杜先生！你们的樊小姐可真厉害呀！”

杜月笙对范尔迪只肯赔 1000 元十分不满，出于义愤，他想出一个激将法将了法国人一军。

“总领事先生，你赔 1000 元，也许经济有困难！那我私人捐出 1500 元，就算是抚恤金吧！”

这一招果然灵，总领事闻听此言顿时面红耳赤，他没想到私人出的抚恤金竟比法租界当局出的钱还多 500 元，这不是坍法国人的台吗？为了顾全体面，范尔迪只好打肿脸充胖子说：“我另外再叫法商电车公司出 1000 元，我们合计出 2000 元总不算少了吧！”

经过杜月笙、樊菊丽的交涉，法领事被迫答应了三个条件。死者遗孀吴张氏一次领到公私两笔 3500 元抚恤金，激动得声泪俱下，对杜月笙、樊小姐千谢万谢。

吴同根血案所以如此快地顺利解决，那是杜月笙办事老练，善于和洋人打交道。但其中还有另一个原因，是一般人难以猜想到的，那就是法国总领事范尔迪对樊小姐见义勇为十分钦佩，并对她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范尔迪这位英俊潇洒的法国青年，奉派出使中国，多年来孤身一人，十分寂寞，他很想找个终身伴侣，地处异国他邦，到哪里去寻理想的法国女郎？

正当他为爱情苦闷时，通过吴同根的血案谈判，偶然邂逅樊菊丽，对她一见钟情，便以法国人特有的热情，展开了对樊小姐的追逐。

第十章 无所不在

樊公馆每天早晨总有人将一束鲜花插在门环上，第一天红玫瑰，第二天仙客来，第三天紫罗兰，一连五天，天天收到香花，可不知何人所赠。为了探知神秘的送花人，樊菊丽黎明时从后门溜出来，溜到前门，悄悄地在对面一棵大树后面隐藏起来。

等呀，等呀，一辆小轿车出现了。当一位男子停车将一束娇艳的鲜花插在门环上，转身登车时，不由大吃一惊，原来樊菊丽趁机溜进车来，正对着送花人咯咯地笑呢！

范尔迪此刻窘态毕露，为了掩饰自己的尴尬，也跟着一阵傻笑。

“我值得你天天送花吗？”

“不值得我会天天来吗？”

“谢谢！明天花儿就别送了。”说着樊菊丽正欲下车，“嘟”地一声，汽车启动了。

“哪儿去？”

“何必问呢！你若不答应我天天送花，我就永远不停车。”

法国人求爱的方式就是这样“罗曼蒂克”。樊菊丽很了解巴黎青年的性格，她避而不谈送花的问题。却幽默地说：“汽车油用完了汽车还能飞驰吗？”

“哈哈……”

范尔迪和樊菊丽的爱情，就在这欢笑声中开始了。半年后，他俩在慕尔鸣路法国总会正式结婚。洞房花烛夜的第二天，新郎新娘乘火车到无锡去度蜜月。

情人有个特点，他们喜爱避开大庭广众，躲在僻静的地方谈情说爱，在众目睽睽之下，搂搂抱抱亲亲热热感到不自在。也许法国人不在乎，樊菊丽是大家闺秀，羞涩在所难免，于是他

们雇了一条小船，躲开游人泛舟太湖。

太湖号称 3600 顷，七十二峰层峦叠嶂，这一对情人上了船如入无人之境，甜言蜜语，划划停停。有时被美景迷住，摇动双桨追逐野鸭戏乐；有时感情冲动，长吻不止，任船漂流。

当暮色茫茫不辨方向时，樊菊丽心慌起来，她在上海曾听人说过，太湖中匿藏着一股湖匪，常从芦苇深处出来抢劫杀人，所以她要范尔迪快点靠岸，免得夜幕降临，真的遇上匪徒。可是范尔迪却笑她太胆小，说是任何土匪也不敢伤害他，他是法国出名的骑士，何况他身上还带着手枪。

他们正说着，只见浩浩荡荡的水面上，出现两只渔舟，似离弦之箭，从东西两面向他们飞驰而来。

樊菊丽见了情不自禁惊叫一声，扑向范尔迪怀中，范尔迪见小舟逼近，忙拔出手枪准备射击。

“砰砰！”小船上先开火了。

匪徒并没有向人射击，可子弹击起了浪花，把范尔迪夫妇的衣服都溅湿了。范尔迪这才感到问题严重，忙举枪还击。

枪声一响，小船上的人“扑通扑通”全跳入太湖，范尔迪突然失去目标，一时间手足无措。

此刻，天际渐渐被黑暗笼罩，樊菊丽更感到恐慌，她依偎在范尔迪怀中不知如何是好！总领事先生一手搂着爱妻，一手端着枪注视水面。

忽然，身后一声水响，范尔迪正想回头张望，脚下的木船已经倾斜，樊菊丽刚想张嘴呼叫，还未发出声音，船儿已经翻身，四个“浪里白跳”一拥而上，把他俩在水中捆绑起来。然后托出水面，放在渔船上，向峰峦起伏的大箕山划去。

法国驻沪总领事去无锡，三天没有回沪，而且音讯全无，法

巡捕房顿时紧张起来。樊菊丽的父亲每隔一小时就从霞飞路霞飞坊家中打电话来询问爱女的下落。

法国总领事新婚夫妇的失踪，在法租界引起了一阵混乱，黄金荣虽然已经退休，但仍被法租界继续聘为警务处顾问，法国人纷纷登门找黄金荣。

黄金荣已 60 有余，到太湖上去与湖匪打交道显然不行了。

“找杜月笙来。”

手下人忙打电话去杜公馆，万墨林说：“杜先生去武汉了。”

黄金荣有些着急了，这案子要是发生上海，他只要说一句话，那些徒子徒孙自然会查个水落石出。现在，发生在无锡的太湖，真有点让他为难了。

情急之下，黄金荣只好打电报给杜月笙，问他有没有办法。

杜月笙接到电报后，也觉得没有合适的人选。他想了很久，突然想到了自己的同乡、徒弟高鑫宝。

这高鑫宝此时已成为杜月笙手下的四大金刚之一。大金刚顾嘉棠，三金刚叶焯山，四金刚芮庆荣，高鑫宝是二金刚。“四·一二”政变时，他是一员“猛将”。此人曾奉杜月笙之命保镖送过几趟黄货去太湖，没有出过差错，也许去太湖后能想点办法。

于是，杜月笙便发了一个电报给黄金荣：让他去找高鑫宝。

黄金荣此时也顾不上面子了，径直来到高鑫宝家。

黄金荣亲自登门拜访，高鑫宝真有点受宠若惊，急忙把黄老板迎进客厅，又是敬烟又是敬茶。

“黄老板光临寒舍，蓬壁生辉，小子我真是三生有幸。”

“无事不登三宝殿，今天有件事要请你马上去办。”

“好说！好说！黄老板有何事请吩咐，在下马上去！”

“这可是件麻烦事。”黄金荣喝了口水，很快把事情从头到尾说了。

“我去，我去！”

高鑫宝连夜动身赶到无锡。他知道，这差事杜月笙发了电报，黄金荣亲自上门，决不能含糊。虽说这无头案不知从何下手，可高鑫宝只得硬着头皮上，不然，他姓高的就被看成胆小鬼，无法再在上海滩混下去。

高鑫宝到了无锡后，也不知是何方人士绑架了法领事，只听说他们是在太湖中游船时不知去向的。他在离上海前留了一个心眼，带上了手下的一个专干“倒脱靴”的得力女干将“夜开花”——史雅花。

此时，史雅花派上了用场。高鑫宝租了一条船，和“夜开花”史雅花装扮成情人，嘻嘻哈哈地游起湖来。直到日暮西山，并没有出现匪船，他和“夜开花”只得弃舟登岸。

上岸处是一个小镇，山脚下没有几户人家，只有一间小酒店亮着灯光。高鑫宝和“夜开花”闯了进去。

这店里倒还热闹，三五张桌边，坐着一些人喝酒。他们进屋后，又点菜又买酒，还从皮包中掏出大把的钞票。这种亮相为的是露财，好引起匪徒的注意，这样，就能打听出总领事的下落。

老堂倌忙过来悄悄地说：“先生、太太你们是上海来的！这儿可要小心，太湖上有湖匪厉害啊！弄不好要送命的。”

“噢！雅花啊！听见没有，上海带来的5000块钱收好了，堂倌说这儿有土匪。”

“既然有土匪，你就少喝点酒，身上的东西收收好，一天到晚就知道喝酒，真是老酒鬼一个！”